



青少年 长篇 小说 导读

(二)

425

漓江出版社

350
青少年长篇小说导读(二)
本社编

漓江出版社出版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民族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36, 600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1200 册

ISBN 7-5407-0364-4/I.274
定价: 3.30元

目录

我的一家

- 故事梗概(3)
- 作品导读:可敬可亲的革命家庭沈成(21)
- 原作节选(32)

三家巷

- 故事梗概(50)
- 作品导读:一部色彩斑斓的长篇巨著马光复(61)
- 原作节选(73)

母与子

- 故事梗概(97)
- 作品导读:《母与子》的启示蔡葵(112)
- 原作节选(126)

把一切献给党

- 故事梗概(151)
- 作品导读:珍贵的教材 忠诚的战士
.....赵凤山(167)
- 原作节选(176)

红岩

- 故事梗概(196)

作品导读:气贯长虹、慷慨感歌的史诗

.....怀冰(216)

原作节选(231)

母亲

故事梗概(251)

作品导读: 高尔基和他的《母亲》.....刘世锦(264)

原作节选(281)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故事梗概(297)

作品导读:

保尔柯察金——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革命战士

..... 王敏(316)

原作节选(333)

我的一家

作者：陶 承

导读：沈 成

[故事梗概]

我的一家

一

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六日，这一天，正是我十七岁的生日。清早起来，干娘就忙坏了。给我梳头，插花，换衣裳——我要出嫁了。

我的丈夫欧阳梅生，那时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，比我还小一岁。他也是自幼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大的。

祖母病逝的那年，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——立安。为了祖母的安葬，我们背了一身的债。这身债务，以后也没有卸下来，因为我们接连又有了两个孩子。生活虽清苦，我们倒过得挺快活。灯前月下，梅生兴致好时，还要吟几句诗，古人说：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但我们家却总是欢乐的。

二

一连数年，我们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。不久，经朋友介绍，梅生到离长沙六十里的龙家大屋教书去了。我们全家也搬去了。

那里山水相映，鸟语花香，路旁塘边，还有好吃的野果。孩子们简直入迷了。

乡下生活吃水烧柴，都不用花钱；屋前屋后，种上些菜，也吃不完。家里的生活宽裕了，立安也入了学。可是，梅生不满意，常说：“不能光图眼前，光管自己。”“一个人还有社会责任，不应该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。”

他需要的是什么呢？

一九二二年，他终于离开家，和几个朋友到四川去办学校。

由于军阀封闭了学校，不到三年，他就回来了。

“梅生，你变多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他转过身，端详着我，那末，我来看看你，变了没有。哎呀，还是那么丑！”

“你的心也变了！”我也开玩笑地说。

“是变了。”他半真半假地说，“都交给革命了！你看吧，不要多久，不些军阀、地主，也得全军覆没。”那时梅生已经是共产党员了，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。

三

“革命军进城了！”人们喊着。

一队队工人、农民还有学生，摇动着纸旗，喊着口号，向前涌去……

革命军一来，梅生很少在家落脚。他和郭亮等几个同志日夜忙着筹备成立湖南省总工会，要把各行各业的工人组织

起来，成立工会，协助前线运送弹药。登记失业的工人。他偶尔回来看看，也是匆匆忙忙。我看见他头发蓬乱，眼里布满血丝，很是担心。

梅生没日没夜地奔忙着。立安也一刻没有安静。带着一队儿童团，整天在街上“巡逻”。把个左邻右舍的孩子，弄得哭哭啼啼。一天到晚告状的挤破了门。

一向温和的梅生也焦躁起来。

“我没有……”立安不服地分辨着，眼里含着泪花。

“你还不服气？”梅生高声责备道，“你没有！人家为什么找上门来？读书是求学问的，告诉你，你门门功课都得考够八十分，少一分别来见我！”

暑假来了。清早，立安和应坚到学校参加结业典礼，典礼刚完，应坚就不见了哥哥。

天黑了，不见立安回来。

学校、总工会、大街都找遍了，还是不见踪影。

最后，根据立安好友郑大年回湘潭的线索，我才赶往湘潭打听到这个小冤家已经进了工厂当了临时工人。

孩子们见我带回了哥哥，又惊奇又高兴。

梅生没有白白地放过他。回家的那天晚上竟例外地留在家里，没有出去。他把孩子叫到跟前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以为功课不好，一跑就完了吗？真没有志气，没有志气的人，都是这个样子。……”

后来，他又讲自己是怎样学习的：小时候写字，手腕上要放一碗水，笔杆上放一串铜钱，为的是加强笔力，出门走路，要提着鞋子，赤脚走路，省下钱买书。他还讲，为着寻求革命，跑到千里外的四川，这样做，是为了追求而不是逃避什么！

立安感动了，附在我的耳边低声说：“爸爸真好！我得管住自己，象爸爸那样，不逃避困难。”

四

一九二七年春天，一股反革命阴风从上海刮到湖南。

一夜之间，长沙变成了恐怖世界。大街小巷遍地尸体。城墙上贴着通缉布告，其中有欧阳梅生的名字。

梅生不能停留了，党要他马上转移。

孩子们一直站在我身后，送走了梅生。我忽然觉得有了力量，因为孩子已经懂得分担我的忧愁了。应该让孩子们感到：他们有个勇敢的母亲。我紧紧搂着孩子们：“孩子，咱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”

五

不久，党组织派人来帮助我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。

一天，立安急慌慌地跑回家，嚷着要去武汉，他哭着说：“我们的老师叫人杀了。”我替孩子难过，他受的苦，一点不比我少。虽然生活使他成熟过早，但毕竟还是孩子。

梅生走后，一直没信。为了谋生，我卖掉了几件衣服，凑得两块银元，到小市买了点香烟、麻糖和凉薯。再把凉薯洗干净，切成薄片，放在茶盘里，把香烟、麻糖放在竹篮里，打发两个大孩子去卖。

家里就靠兄弟俩早出晚归挣来的十几个铜板过日子。

不幸接踵而来，本双病死了。两个大孩子帮着我，把她抬到郊外，埋在一块清静的地方。一家人在坟堆旁坐了很久。我几乎没有力气走回家去。如象把一件重要的东西丢在那里，那是我心啊！

过了不久，经我的请求，组织上答应我来武汉找梅生。

孩子们见了爸爸，叫着闹着，扑了过去。梅生一边亲着孩子，一边对我细声说：“你到底来了。……”

六

“白色恐怖”时期，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了。我来不久，党组织决定让梅生几个人，在汉阳成立县委机关。机关就设在我家。

我是家庭的主妇，担任掩护同志的工作。从此，生活，战斗，我和梅生都在一起了。

看外表，这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。而我的重要责任，是保护“家庭”的安全，同志们睡了，我去望风，深夜听见可疑的脚步声，我马上爬起来，先检查收藏密件的地方，再到屋前屋后，转上几遭。哪个同志外出，我要等门。不回来，就坐到天亮，就是洗衣、做饭，也觉得有了新意义，新内容、“不是干革命”。

立安象影子一样，处处跟着我。屋里开会，我站在门口，他就跑过来悄声说：“妈妈，你走吧，让我看着。”收藏文件，他又不声不响站在一边，给我“放哨”。每做完这样的事，他就眉飞色舞，絮絮不休。还委屈地说：“爸爸再不给我任务，我可要

跑出去革命。”

一天，梅生叫立安到跟前，问道：“这里有两封要紧的信，派你去送，办得到吗？”

“办得到！”孩子又惊又喜，“一定办得到！”

立安走了，到吃晚饭的时候，还不见回家，梅生也沉不住气了。

咚，咚，的脚步越来越近。立安回来了，近屋就喘着气说：“送到了。”“路上又杀人了，不许通行，我是绕路回来的。”

由于孩子不大引人注目，立安很快就成了“正式”的交通员，每天，他把党报和文件，送到指定的地点。鹦鹉洲一带他非常熟悉，每所房子几乎都进去过，跟每个工人都打过交道，成了那里最受欢迎的客人。每次回来，都带回工人送给他的好吃的。他舍不得吃，带回来给弟弟妹妹。只有一件礼物，是一个叔叔送的一对斑鸠，褐嘴巴、黄眼睛。他编了一个竹笼，把它挂在屋檐下。

可是，下回再去，那个叔叔不在了。他推开虚掩的房门，就听见有人吆喝：

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！”

墙角冲出的人，用枪比着他。孩子愣住了，但马上镇静下来。

“我来收十八号豆腐钱……”

“你瞎眼了，这是十七号……”

孩子趁势退了出来，跑到僻静的岸边，把文件处理了，随后悄悄回到十七号门前，在墙僻上划了的警号。

孩子遇见敌人随机应变，得到了爸爸的称赞。

七

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到短兵相接的程度了。敌人加紧了“冬防”，军阀胡宋铎拉夫抽丁，见人就拉，四五天内，就拉走五千多人。县委就组织码头工人暴动。

头一天，敌人在纱厂杀死三个十多岁小姑娘，第二天，工贼就被赤卫队员酩死在工场上。天还不黑，敌人就断绝交通，然而半夜里却有人从暗处冲出来，用麻袋套上巡逻兵的头，夺走枪枝。

这个城市，好象是一座火山，顷刻间就要爆发，迸出通红的岩浆，使敌人粉身碎骨。

上级做出决议搞暴动。下级只有执行。

张浩、梅生等他们的会议从下午直开到次日天亮，我和立安在前门后门紧守了一夜。立安又累又困，不住地用雪团擦脸。可是，到大家散去的时候，他又精神焕发了。暴动计划定好了：夺取电灯公司、电报局、切断电线，控制交通要道，攻打军警机关……

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，暴动没有成功。

八

由于情况有变，省委又下达指示，取消暴动。然后晚了。敌人下手了。好多重要机关被敌人破坏了。不少革命者被关进监狱。

张浩、龙大道和梅生对当前的情况交换了意见，决定由梅生向省委写紧急报告。

过度的疲劳、使梅生的脸色很难看。他不住地叫我换冷手巾，给他捆在头上。捆好又写。看得出，他是在勉强支撑着。我劝他歇一歇，他只是不应。报告写到最后一页，他晕倒了。

我们赶忙抬他上床，帮他活动手脚，半晌才缓过气来，但依然双目紧闭，脸色涨红，呼吸急促，神志昏迷。

待到街上解除宵禁，才把梅生用担架送到医院——汉口协和医院。经过急救，梅生仍不省人事。

不一会，护士递了一张纸条，冷冰冰地说：“办理后事吧！”

这怎么可能，昨天夜间，他还坐在炉边，和同志们讨论工作，起草报告。他怎么能丢下我们，忽然死去！

蒙着白羊子的担架，从太平间里抬出来了。我扑上去，眼前一黑，栽倒在地上。……

梅生离开了我们。但他生前已经给我指出一条出路，这就是跟着党走。前面的倒下了，后继者踏着前边的脚印再向前近！

我找到张浩同志提出要求：“给我工作！”

他亲切地抓住我的手，笑了。

“我知道你会这样的，陶承同志！”

九

我们仍然继续住在机关。

张浩、龙大道同志忽然接到指示，要去上海。

我抱着双林，张浩同志一手领着一个孩子，往码头那边走。他看看孩子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梅嫂子，如果住得长久，最好送孩子进学校读书。”

“这种时候，还读什么书啊！”我说：

“那么，将来呢？”将来他们要接替老一辈的事业，总得比老一辈文化更高些。”

张浩同志亲亲每个孩子，摆摆手，走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久久思索着他的话。

送走张浩，回到巷口。发现有些不对头。几个戴圆顶帽的警察围在路边，我想转走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我被带到了警察局第五分局。

我按编好的口供与敌人周旋，到了第八天早晨，看我的两个警察自愿保我，在保单上划了押，才算完事。

后来，才知道是叛徒向敌人供出的。

老地方再也不能住了，党组织在桥湾那头一个煤铺的楼上，租到一间空房，叫我搬去，并且叫我和济难会的负责人老张接了头。我们的任务是保存密件，传递消息，给蒙难被捕的同志打铺保，进行营救，陈同志自任老板在汉口开了一家勤余米店，二儿子应坚被他要去当学徒。不久米店被查封，老陈被捕，应坚被扣留，济难会出了事，我在汉阳的纸烟店也不能单独存在了。我关了店门，赶紧隐蔽，但躲来躲去，总遇叛徒。

济难会负责人老张呆不住了，要去上海。他叫我收拾一下，马上动身。

我把要走的事告诉了立安，他却沉着地说：“妈妈！你放心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”

十

上海跟武汉一样，江心停泊着外国轮船，船上插着五颜六色的外国旗。外国巡捕，守卫着码头出口……

市区，最触目的是“铲除共产党人人有”责的标语，蒋介石凶神恶煞的戎装画像到处张贴着……

上海跟武汉一样，一边是残暴的统治，一边是苦难的人们。

天已黑了。我们找到一家小客店，安顿下来；一人啃了两块“瓦片”（烧饼），喝点白开水，算是晚餐。待孩子们入睡，我便去和组织接关系。

老张住在工人区，一家人全在纱厂做工。

“糟透了！”“这里也出了叛徒，组织被破坏了。我跑了几天，也没接上关系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我正想回武汉，你又来了！”他阴沉地说着。

我怔住了，满望接上关系，马上开始工作，不想遇到意外。

我们带来的钱都花光了，我和女儿进纱厂做工。我做粗纱，女儿本纹做徒工。两个小的托在邻居家里。

本纹年岁小，一天干小来，一双腿脚肿得红红的。

我的遭遇更坏，工头嫌我是缠过脚的，跑不快，做了不到一个月，就把我辞退了。

晚上回到家里，突然发现立安、应坚兄弟俩来了。一家人生在一起吃了饭。我觉得我好久没有这样愉快了。

十一

我们又有新家了。

离住处不远，有个花边行，专卖湘绣用品，手工并不精巧。我想：眼前无事，何不揽些活做？于是，就去领了一批拖鞋、领口、滚边回来；有时也给成衣店加工半成品，钉钉扣绊，镶镶衣边，收入虽微薄，倒也能勉强度日。

立安经人介绍进了工厂，起初在办公室里当茶房，侍候先生。立安不满意。不久，派他去铜匠间学徒了。

他很开心，晚上回家脸烧得鲜红，睁不开眼，他用冷手巾捂着脸，一边还跟弟姐们玩。有他在场，家里总是笑语连天。可是，我却不知道那时他已得了肺病。吃过晚饭，他还要掏出揉皱了的书本读上几页。或是看看报纸。困了就站着读，或是小声念，免得睡着了。

打冬天起，他就睡地铺——水泥地上，铺半张破席。我估计到他有病，让他睡床上，跟别的孩子换一换，他总是固执地拒绝了。

“我是哥哥！”他这样说，好象这是最充足的理由。他不愿让比他小的弟妹去受委屈。

转眼就是夏天，老张忽然找上门来了。说是何孟雄同志